性理指歸

性理精歸卷之二十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學校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上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

兄弟惟知以利相舉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

今以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學校之

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谿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真西山曰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及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挺然以天下爲己任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

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與於是當之者循常以圖自安耳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劉元城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薦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

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勅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奸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聖賢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盛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與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

終莫能用此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范華陽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

羅豫章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義之

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等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實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

早得廵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廵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仗節死義之舉哉

陸象山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

呂東萊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紛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其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魏鶴山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其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吳臨川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

其親舊而徇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嫉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致戒也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用舉相是君子孰不為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

出焉一入焉才低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劉元城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

楊龜山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豐靡向風承德教序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序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廸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

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間天下之諸侯斂爲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耻者多歸之雖秉閫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因循綏靖而不知去况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邃智絜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

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衆戮脫猶不忍攻
轍一犯清議則蹈常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
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與士懲前
軌皆遊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恝然如秦人視越人之
肥瘠也而晉從以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輿衰治亂
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狥正道西漢之
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
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爭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
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
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

若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居焉萬鍾之祿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事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

伺候公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莫有羞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却出來可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呂東萊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謀已謂不離傳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有非常之才自然有非常之舉也

許魯齋曰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

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萬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

楊龜山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

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與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必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出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若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在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

胡五峯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

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其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使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而謙

論備取舍不眩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呂東萊曰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論官

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

而不知正君知規諫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罔已
踈矣保身體之法後無聞焉其以爲傅德義者在乎
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
宜有敬畏之心目官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義之方則應時諫止
○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衆事可以考古而
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治獄之官苟能充其
職則一郡無冤民矣○採察求訪使臣之人務○四
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
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

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劉元城曰古者左右之史紀人君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非器識端方上下相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設也

黃華陽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職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得不倣周官不見其可也

吳臨川曰[illegible][illegible]開格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者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也而舉世營營鮮知其任之爲不輕尋

務使雁澤恤民疾痛關於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全十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寡于而衆之切張溺其哭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後有人焉惻怛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爲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敢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蹂躪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制庶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

視能而未公故也縣令全此五善難矣哉

治政

程子曰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刑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呂進伯任河東伊川問為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其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

正己以格物○職事不可以巧免
朱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一妄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深淵恐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張南軒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問趙德莊知建寧有問於晦庵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瘧子相似以未之意御舊吏以寬治獄㬥以嚴此語如何曰

君胸中著一覺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呂東萊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而使之有理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且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設心處事又當

戒之在初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也○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謹不可不察

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髮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審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亦不能中傷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

不苟者得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僞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詩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吃得三十年醲醋方

做得守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

諫諍

伊川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者亦如是古人所以齊戒而告君也○答人奏疏藁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某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憫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即事勢亦宜爾○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

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
蔽亦有所明未有貿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
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强果者其說多忤
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
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
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
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
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於
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命齊是其所明也
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術故其受命如響

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范華陽曰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皆能存焉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問伊川折柳之諫朱子曰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

張南軒曰其每奏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

責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惟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其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

呂東萊曰爲人須識綱目詞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正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故言之不行也

眞西山曰君子之心純乎義得位將以行其道小人心純乎利得位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説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遂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其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卑下有言爲救己之

過而不以爲形己之短以爲愛己而不以爲輕己以爲助己而不以爲與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許魯齋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只當論義理可不可當不當爲是

烏程後學承恭姚舜牧次訂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

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狥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

楊龜山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刑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劉元城曰觀人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稽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審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炳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警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

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

朱子曰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義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也

賞罰

范華陽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怨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胡武夷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

呂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

田賦

張横渠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胡五峯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義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亦有調燮之法以佐贊

乾坤化育之功、

范華陽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

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併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理財

楊龜山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卽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節儉

劉元城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若世謂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絶此說非也此正是一個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其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錦繡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紵被漆唾

胡五峯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横賦暴斂自然取給於民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愛人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許魯齋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

問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劉元城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畜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

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也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乞在加謹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始時湯藥鍼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傷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乏之時又無以爲賑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禎異

或問鳳鳥不至河不[illegible]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

程子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

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才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耶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

胡五峯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

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覩是宜以自省也若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

陸象山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

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于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故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眞西山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

之當時月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孛之類未易遍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何者秦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己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己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

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煩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張橫渠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豫備而不敢忽焉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用兵以能聚散爲上○拔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

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人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楊龜山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

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有戮隨之其教習之
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
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
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
及則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
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
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
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
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
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

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

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緩急何以應[illegible]如此則學者
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問
呂東萊曰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公一書無與比者
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本而無敵於天
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用人自不識三
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魏鶴山曰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爲域民固國之道然
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程子曰君子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

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
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
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古人則知
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
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楊龜山曰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
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
其仁心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
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
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

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開後世人主殺人之端矣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令

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者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袞爲戒

朱子曰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常在于此故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然後論輕重測淺深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是乃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至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三法而已其曰惟明

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御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强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

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

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
如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
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
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
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
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無是四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
其庶矣乎
陸象山曰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

有罪不得不然也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
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于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
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蓄不究夫
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奸慶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
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
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
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
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
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

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禦夷

或問蠻夷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卻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劉元城曰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隣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牆垣嚴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皆以遺餘之物厭飫之也高其牆

恒則平日講習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楊龜山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邀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爲賊夫蠻猺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嗥豨突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胡五峰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

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繕天下四夷虵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脩

政事外攘夷狄而內道燦然復興以是知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决然矣

真西山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羣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强其國若劉石苻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

里而侯景内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畧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

許魯齋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潞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

四君者未嘗暫違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

詩附

復卦　　邵康節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淸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淸意味料得少人知

觀物

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述元晦　　張南軒

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感興　　朱晦菴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

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又

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曰躋穆穆歌敬止

戒懼兢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

吾衰幾伸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

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丙申季冬曾孫男存趣校